

龙年雕龙

□陈斌

曾几何时，有一种特殊的仪式走进了生活里，那就是每年的年终岁末，给自己用木头雕个小玩意儿。

2022年，我决定用一块坚实的木头打造一枚虎符。这个决定并非仅仅是创作一件手工艺品，更是对传统历史文化的深深致敬，对未来的美好祝愿。虎符，古代军中印信，作为古代帝王赐予将领权力的象征，也蕴含着神奇力量与庇佑的含义。当我的虎符制作完成，摆放在书桌上，它不再只是一件装饰品，而成为了我迎接新年的护符。每次目光落在它身上，我仿佛能感受到岁月的洗礼与历史的呼唤。

2023年初，我决定用一块精选的木头模仿古代玉佩制作一枚木雕，以欢迎传统节日兔年的来临。西汉初期至魏晋南北朝，玉器进入吉玉阶段。这个时期，流行方术文化，统治者和民众都相信大自然的精华玉石可以驱邪保吉，于是选取优质白玉、青白玉制作出一些辟邪趋吉的玉器。我的木雕作品呈现了一只可爱的兔子形象，同时将古代玉石的纹路也模仿雕刻出来，还原在木头之上。

2024年是龙年，在创作木雕作品时，我决定以西汉时期的精美玉佩中的龙形配为模仿对象。因为这类玉佩不仅具有华丽的外观和精湛的工艺，更蕴含了丰富的文化内涵和象征意义，传递着世代相传的智慧和美学观念。

我选择了一块花梨木为制作原料，它本身的纹理细腻而温暖，当我轻轻抚摸木材时，感受到了它在等待着被赋予新的生命。

我仔细观察图纸中龙形玉佩的细节，先用铅笔在木板上勾勒，将其形状复刻到木板之上。这个过程需要耐心和仔细观察，以确保勾勒出准确的形状和比例。我根据图纸上的花纹细节，再一点点地将它们复刻到木板之上，以确保花纹的精确性和美感。

当我完成草图后，深深吸了一口气，准备投入到真正的雕刻过程中。手中握着雕刻刀，我感受到刀锋与木板的触碰，这一刻仿佛连接了我与木板之间的默契交流。

我从木板的边缘轻轻削去多余的木料，手中的刀锋似乎与木料呼应着，发出微弱而清脆的声音，仿佛来自历史深处的低语，让人感到心灵的静谧，也将我引入一种艺术创作的境界。

我不时地停下来审视我的作品，仔细观察每一处细节，尽可能地展现龙形玉佩的神韵。有时，我会微调一些曲线；有时，我会修饰一些细微的纹路，直到我对作品完全满意。

雕刻是一项极富耐心与技巧的工作，但也是一种享受。每一次雕刻的过程，我都能感受到我的作品逐渐被赋予生命，它正在逐渐展现出独特魅力。当我沉浸其中，时间仿佛变得无关紧要，只有我和我的作品存在。我为自己创造了一个专注而神秘的空间，将我的艺术灵感完美地融入其中。

经过无数次的调整和修饰，我终于完成了对木雕的最后一刀。用细砂纸轻轻地擦拭它的表面，呵护着它的每一个细节，怕一不小心磨损了它的精致。最后，我涂上了一层清漆，宛如给作品披上一层坚实的盔甲，保护它免受外界的侵蚀。

凝视着这件作品，我深信这枚龙形木配饰将成为新年的特别礼物，带给我一年肇始、岁序更新的温暖和喜悦。



又逢新岁寄乡情

□应红枫

每逢新年，我照例会回到金塘岛，看望舅舅、叔叔、姑妈等长辈，而每次回来，我照例会沿着金塘大丰镇上东街咀头的老街，慢慢地逛上一圈。

出生在舟山金塘岛，那方岛屿自然便是我的故土。故土的一枝一叶，似乎总是在我触手可及的地方，总是带着一种让人亲和的温度。对于我，那份温暖便是坐落在老家东街咀头那条狭长的古街，以及古街两侧那些木结构的老式楼房，那些朱漆斑驳的外墙，沉淀着厚重的乡土韵味，历久弥新。绕过东街咀头向前大约五百米的距离，那里便是我族居所在的应家廊，是我祖辈生息的地方。

沿着东街咀头慢慢走去，恍然听到一阵“铮铮”的弹棉花声音，让我惊异那声音莫非从早年穿越来的？

循着声音，我走近一家老旧的作坊，正在忙碌的师傅告诉我，在当地乡村，女孩出嫁时，娘家还是会陪嫁几条棉被的，象征新娘子能幸福暖和一辈子。有些人家嫌轧棉机轧的棉花纤维都绞断了，没几年棉胎就会坍塌，于是要求师傅还是用传统的弓弦弹棉花。师傅说，每逢年底，一般会接到十来单弹棉花的生意。那些陪嫁的棉胎上，师傅会用一些红线串出双喜字或者鸳鸯图案，给新人送上幸福美满的祝福寓意。

金塘岛的大丰东街，早先聚集有糕饼店、弹棉花店、文具店、早餐店等，而我最喜欢的，要数老街上靠近空地的那家爆米花作坊了。店主老伯是个非常和气的，靠给乡邻

爆米花维持生计，也偶尔制作冻米糖售卖。乡邻们经常会舀一碗米，或者兜一些玉米粒，也有专门切好晾干的年糕片，去他那里爆一爆，付些加工费。于是经常看见爆米花店的老伯把那台老式爆米花机架在空地上，起劲地拉着风箱，让橘红色的火焰裹挟住葫芦形的爆米花机。不消一刻钟，只见老伯一手抬起爆米花机，对准一个大布袋，吼一声：“爆啦！”于是“嘭”的一声轰响，弥散开来的白烟里满满都是爆米花的香味。

以前我一直以为，老伯自产自销的冻米糖是用爆米花直接搅拌麦芽糖做成的，后来才知道，打制冻米糖另有一套制作工艺。老伯介绍说，制作冻米糖一般先把蒸米晾干后用油炸，等米胖全部漂浮起来之后，快速把它捞起来，沥干油分后备用。然后准备适量黑芝麻、白糖和清水，一起倒在一个大锅里面混合均匀，用文火把白糖熬融化后，放入麦芽糖再融化，最后倒入冻米和瓜子仁或其他佐料，快速地翻搅均匀。拌匀之后就可以倒入模具里面，按紧压实，定型之后把磨具倒扣过来脱模，趁热把冻米糖先切成长条，然后再切成片。这样冷却之后，香甜酥脆的冻米糖就做好了。

老伯说他制作冻米糖还是传承老手艺，保持原先的特色和风格，这样制作的冻米糖更酥脆，口味更醇厚。听着老伯的介绍，赶紧称了几斤，迫不及待地咬上一口，还真是原汁原味的故乡味道。

盼年

□妖微

“过了腊八便是年”。喝腊八粥时，我想起孩童时在老房子过年的种种场景。

腊月初八那天，家家户户都会煮腊八粥，只是对食材没现在那么讲究，这家抓把花生，那家拿捧豇豆，只要能凑齐八种就算完事。

腊月廿五、廿六是掸尘的日子，在母亲的带领下，我们开始大扫除。母亲在扫把上缠块毛巾，掸去屋顶、墙角的灰尘、蜘蛛网。我们这些孩子的主要任务是擦玻璃。父亲先是整理屋后的柴房，将柴火、什物摆放得规整些，然后侍弄起花草来。我家残破的陶瓷盆里种着兰花，石头槽里养着水仙，父亲给它们翻土、换水。拆洗被褥是最后的步骤。母亲将床上用品更换成干净的，并指挥我们将换下的丢到门口大木桶里。老房子是木质结构，漏风漏雨、阴暗破旧，经家人齐心协力的一番收拾后，竟变得窗明几净，焕发生机来。母亲呼一口气，坐在堂前巡睇四周，说道：“终于有了过年的样子。”

年味在我们掰着手指数日子间逐渐浓郁。父亲陆续将鱼票、肉票、布票等领回家来，这预示着要去镇上采购年货了。我通常会跟着大人在供销社门口排队。队伍中的人们通常手里挎个大竹篮，眼睛盯着别人篮子里的年货，肉是哪个部位的？鱼还新鲜不？这些话题值得他们津津乐道。我最喜欢去领豆腐，一般会分到热乎的油豆腐，从篮子里拾起一个放嘴里嚼，唇齿间盈满豆香。

布票得母亲去使用。高高的柜台上堆着花花绿绿的布匹，柜台前站满女人，柜台后的营业员也是女人，脖子上挂着皮带尺，拿一把陈旧却光滑的缝纫剪刀，边计算着尺寸，边拿划粉在布上涂描。我家孩子多，临近新年的前几个晚上，母亲会踩着西湖牌缝纫机一直到深夜。这些新衣裤不能提前穿，叠整齐了放在



床头，等到正月初一穿。

除夕是过年的重头戏，得熬通宵守岁。一大早，院子里的大人们忙着打年糕、裹粽子，这些活繁琐又费劲。无暇顾及我们的母亲，嘱咐我负责为妹妹们洗过年澡，干干净净过新年。傍晚时分，家里会做斋饭祭祖，母亲称之为“做除夕”，鸡、鸭、鱼、肉等好菜都供上，感谢祖宗们一年来对家人的关照，一家人也顺势美美地吃顿团圆饭。饭毕，母亲开始在铁锅中用黑砂子炒制瓜子、花生、蚕豆，整个灶间弥漫着温热的焦香味。我们会在母亲的应允下，抓些炒货揣兜里，上二楼边吃边玩扑克牌。待到灶间粽子的香味飘上楼时，我们又迫不及待地跑下楼吃粽子。

当母亲疲惫的脚步踩上咯吱作响的楼梯时，夜已深沉。临近12点时，窗外传来此起彼伏的鞭炮声，忽远忽近，遥相呼应。父亲一边喊着“放炮仗了”，一边打开二楼的窗户，一股冷风夹着火药味瞬间蹿进房内。我们捂上耳朵，听着炮仗“嘭”的一声飞上天，然后“啪”的一声炸裂。那一瞬间，夜色被照得很亮，如同白昼。

周围逐渐安静下来，新年带着人们的美好期待，已悄悄降临。